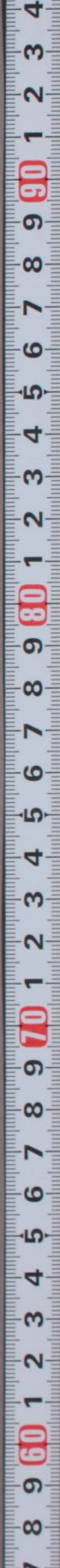




糸岡
目
輯
要
天

78
5704
1



198
號 5704
卷 1

綱目集要序

大阮閣下間嘗命應朝曰吾燕處多暇左右縹緗而獨有味乎朱子通鑑綱目披讀之餘輒有疏錄按代而爲次遵其例也隨事而舉畧欲其約也又益之以續編凡爲七編名之曰綱目集要將授之梓以遺學者其以一言發之汲井者必引綆鑿絲者必尋緒亦其意也應朝辭以不敢而不獲命則曰竊嘗聞之司馬文正公通鑑成又有舉要胡文定公爲舉要補遺朱子因別爲義例大書者爲綱分注者爲目綱如經目如傳而以本於通鑑故曰通鑑綱目蓋自有史策而有春秋自有春秋而

有通鑑自有通鑑而有綱目則自史書以來未有盛於綱目也欲治史學舍綱目將安所適哉

閣下履崇高之位而躬儒素之行暇豫翰墨究心載籍今此書之編取古人行事善可爲勸惡可爲戒之最彰明較著者以表揭之而旨意不遷條貫不紊簡而有裁秩然有序使世之厭難憚繁不能舉其始終而終歸於鹵莽者無不矐乎其退步可謂盛矣蓋經史之於學猶織之有經緯經其經也史其緯也經緯不成不可以爲織經史不具不可以爲學史之於經雖先後有不同而其不可以有關則均也經以求其理史以驗其事而事

出於理理載於事欲其理事相貫若出於一則必本之以經以及於史而史必以綱目爲先夫如此然後可謂善於學朱子矣此固

閣下之所望於後人者也

上之十五年戊寅季冬東陽申應朝謹序

綱目集要凡例

- 一 綱目全書嚴正精密不可涉獵記誦而止竊做朱書節要趨舉大綱以爲常目之資
- 一 隨事斷取務從簡畧歷代序次無暇盡載國號帝系分錄篇首以考世次
- 一 隻字片言不敢增損而旣非大全類多模糊某國某姓猥加隨錄以明何國事何姓人
- 一 纂集勢不能周悉而周漢以前事多他見唐宋以後人少習聞故畧於周漢詳於唐宋
- 一 每章肯綮要語大書書頭以便考覽且寓綱目之

意

一既集綱目之要復取宋元續史以明夷夏興替之機

一或書綱於目中以貫文理或載目於綱裏以備事蹟大凡目多綱少而篇章每患連雜故加圈以別之

一是書也只存事實不求文華汗漫句語隨意裁減知我罪我惟埃君子

綱目集要卷之一

東周威烈王

智宣子

趙簡子

置後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鬚長大射御足力伎藝畢給巧文辯慧疆毅果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乃書訓誡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立為後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

四方賢士多歸之與虞人期獵君仁則臣直

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羣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

鍾聲左

高

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賤

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謝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鄭歌者捨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

不與歌者田

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苟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道然欣侍以舉賢使能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

王烈

封卽墨大夫

○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

王顯

商鞅變法

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疆於天下
○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甘龍曰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恠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

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乃下令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遷之於邊

○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

此四臣者將照千里

使守徐州則燕趙之人從而徙者七十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

○申不害者鄭之賤臣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以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曰所以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請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

申子請仕從兄昭侯命藏弊袴

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噏一笑噏有為噏笑有為笑今
袴豈特噏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二卵棄
干城

○初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
知其可將然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不用子
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長棄其短故杞
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
瓜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不欲行
謂公孫戍曰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
之戍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悅君之

孟嘗不
受象牀

義慕君之廉也今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何以待
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戍趨出未至中閨孟嘗君召
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戍以實對孟嘗君乃
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正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
入諫

師事郭王赧

隗
涓人買
死馬骨

○燕昭王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
燕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
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
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
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

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

曾母投

杼

樂羊謗

書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使人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

息壤在彼

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弗聽也乃盟于息壤

趙主父

胡服

○趙武靈王北畧中山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而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

成胡服之功公子成再拜聽命乃賜胡服以朝

志潔行廉明於治體

○屈平為楚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睠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以一都買一胥靡

○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禱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衛有胥靡亾之

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燕王斬讒者

○樂毅圍莒卽墨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

巖下有貫珠

賓客以求報仇有成功者尙欲與共燕國今樂君破齊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汝何敢言乃斬之○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巖下有貫珠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而爲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

樂毅報

燕書

王乃止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懼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以毅子閒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

平原君薦趙奢

○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

左師觸
龍請見

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

願補黑
衣之缺

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其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

而無功奉厚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蔬食飲
水吾猶
爲之

○初魏王聞子順賢聘以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至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

孔斌致
仕

以病致仕人曰子其行乎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並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荀況兵
書

○趙孝成王請問兵要荀卿曰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胷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劔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秦人忸之以慶賞鱗之以刑罰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

疆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制節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賊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賊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不可使處不完可殺不可使擊不勝可殺不可使欺百姓大是

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問王者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大夫死行列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故順刃者生僇刃者死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初秦王年少太后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爲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毒爲長信侯至是有告毒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毒夷三族

秦王

茅焦請
諫

遷太后於雍萑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
者二十七人斷其四支積之闕下齊客茅焦請諫王大
怒按劍而坐口正沫出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
拜謁起稱曰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亾死生存亡
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有狂悖之行自不知耶車裂假
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
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乃
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迎太后
歸復爲母子如初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犇還王怒自至穎陽謝王翦強

王翦請
田宅

起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
之送至霸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
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
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旣行又數使使者請之或曰
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怙中而不信人今空國
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願令王坐而疑我矣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
收丞相府圖籍藏之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
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亾也公何
用焉願急還霸上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

秦
二世

約法三
章

綱目集要 卷之一

利於病願聽噲言公乃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

王陵母

○王陵沛人聚黨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三老董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三日

公

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綱目集要 卷之一

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

帝惠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帝文

方春詔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阡於危亾而莫知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

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有司請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

○初隆慮侯周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險嶺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遣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乃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

朕高皇
帝側室
之子

南越稱
臣

于今抱
孫

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
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
十朕不忍爲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
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願與王分棄前惡從今以
來通使如故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
職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
子今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
臣佗璽以爲南越王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
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

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
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

○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
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亾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
織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
俗日日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
得不蹶卽不幸有方二三百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
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
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遠方之能僭擬者並舉而
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

親耕籍
田

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今毆民而歸之農
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
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
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
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
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
除之

○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
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除誹謗

殺薄昭

以蠻夷
攻蠻夷

○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鼂錯言曰兵法曰有必
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
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
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劔楯
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
不服習百不當一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
能中中不能入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
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大
小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

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鬪劒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跌而不振則悔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長技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

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鼂錯曰聖王在上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爲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入粟拜爵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
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
資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
石之重中人不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
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
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畝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
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
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
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夕改有者半賈而賣無
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

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
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
食必粱肉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
商人所以兼並而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
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
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滲
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
也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
粟弗能守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
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

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

○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爲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卽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

以吾私
廣國

爲檄召
鄧通

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始鄧都爲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都爲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爲中尉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直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

號曰蒼
鷹

帝景

買金償

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亾金郎大
慚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
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引大體

帝武

○始汲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
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辱天子使河內
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
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
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之臣請歸節伏矯
制之罪上賢而釋之為東海守好清靜擇丞史任之黯
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其治務在無為引大

不拘文

法

古有社

稷臣

體不拘文法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
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多病賜告者數不
愈莊助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
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
之臣至於黯近之矣

僵柳起

帝昭

帝宣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
葉曰公孫病已立

○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

追諡悼考

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

立武帝廟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丞相御史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俱下獄尊武帝廟爲世宗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

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旣久繫霸欲從勝受尙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息

○以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

○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其以

追尊悼
考爲皇
考

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旣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爲齊衰不杖朞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朞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

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旣爲人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爲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爲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旣爲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母也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

畫功臣
於麒麟
閣

帝元

罷宮館

希幸

帝成

○諫大夫貢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今作工數千歲費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又以後宮女置於園陵使天下承化取女過度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時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

劉向諫

王氏驕

奢

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競為之聲譽劉向遂上封事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亾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不令得給事

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
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
宗族磐互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
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
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事勢不兩大王氏與
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
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宜發明詔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王
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裒睦外內
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

承統不
得顧私
親

○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上以太子旣奉大宗後不得
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太子議
欲謝少傅閻崇以爲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
從之詔問所以謝狀玄左遷少府初太子之幼祖母傅
太后躬自養視及爲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
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皇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
十日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不得復顧私親皇
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
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傅太后得至太子家

○冷褒段熲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以冠大

帝哀

議立共
皇廟

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立廟京師大司空師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后奉承祭祀令

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朱博旣相上遂用其議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爲帝太后共皇后丁氏爲帝太后於是帝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后旣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爲公卿列侯甚衆

立廟京
師

今見大玄帝敵勇

○劉秀至鄆定陵悉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王尋王邑亦遣數千兵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恟今見大敵勇甚可恠也秀復進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渰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為不流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

不與交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縯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

私語引過而已飲食言笑如平常

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收稷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並執縯殺之司徒官屬迎吊秀秀不與交私語唯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慚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杖策追秀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曰不然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宿禹進

聖人之
興天時
人事二
科而已

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止宿於中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令反側
子自安
大樹將
軍

東漢
光武

○大司馬秀攻拔邯鄲王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焉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敎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初茂

卓茂治績

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上卽位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大才當晚成守錢虜

○馬援少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

陰識辭

○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

封

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

讓桓譚

○宋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

鼓琴

席而讓之譚頓首辭謝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

糟糠之

弘失其常度帝恠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

妻不下

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

堂

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

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引見帝令主坐屏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

諸矣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爲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一人兼
兩人之
饌
共車結
友

子陽井
底蛙

岸幘迎
馬援

臣亦擇
君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閤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帝在宣德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

恢廓大
度同符
高祖

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
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
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
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
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底裏上
露長無
纖芥

○竇融遣弟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
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
裏上露長無纖芥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
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
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

竇融遣
弟上書

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器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
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關口陳
至誠友至高平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
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厚融乃與隗
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
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
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
一朝毀之豈不惜乎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爲丘墟生民
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積疴
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融聞爲忠甚

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

不得言

○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聖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

陰興讓

為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

爵

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

天下缺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

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眈眈公

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

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

劔賜騎

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

士馬駕

寶劔價直百金詔以劔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

鼓車

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夜還上東門侯鄧暉拒關不

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暉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上

鄧暉拒

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

關不開

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帝賜暉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為

參封尉

○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

徙四親

宗降其私親當除令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

廟於章

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

陵

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魯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董宣格

殺公主

奴

疆項令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刀劃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

白衣時藏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疆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德冠後帝明宮

○馬皇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為綺縠就視

綱目集要 卷之二

此繪特宜染色

乃笑后曰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

圖畫功臣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還國帝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

為善最樂

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郎官上應列宿

○帝崩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

綱目集要 卷之二

主

綱目集要卷之二

用

帝章

第五倫

上疏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

不應經義皇恐不敢不以聞臣今此言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

綱目集要卷之二

車如流
水馬如
游龍

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亾之禍哉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吾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

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干政矣上乃止

貴戚可
封侯而
富之
馬廖封
侯

○第五倫上疏曰貴戚可封侯而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為纖介難為意愛帝不從○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馬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

贊拜不名輒以輦迎

孤雛腐鼠

特進就第

○帝以諸王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預設帷牀錢帛器物無不充備既至詔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上爲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

○竇憲以賤直奪沁水公主田園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貴王尚見枉奪况小民哉國家棄憲如

孤雛腐鼠耳憲大懼

奉檄而入喜動顏色爲吏坐臧終身捐棄

白衣尙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帝之爲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椽史會庭中先備弟子

書

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祠孔子

○帝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拜僖郎中

帝和

○初鄧禹嘗曰吾將百萬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

鄧貴人

事
歲時但
供紙墨
而已

誦經典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每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及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

詔勿受

龍眼荔

枝貢

帝殤

禁敕鄧

氏賓客

帝安

關西孔

子

送臨武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
貢膳為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
枝者觸犯死囚不可勝數詔勿復受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
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今宗門廣大姻戚不
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

○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
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眾人謂之
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餘累薦荊州刺史東萊太守
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

清白吏

子孫

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
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子孫
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

設三科
募壯士

以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吊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
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
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
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貫其罪使入賊中誘
令劫掠伏兵而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
縫其裾

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日增竈
倍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畧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詡卽停車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分鈔傍縣詡因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臧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多吾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臧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

貿易衣
服回轉
數周

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並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犇因掩擊大破之

○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

薛包孝友

之及父母亾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吾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
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
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
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
加禮

子國有顏子復從牛醫兒來

○汝南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
於途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日子吾之師
表也前見袁閔未及勞問途日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
閔曰見吾叔度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

耶時月之間鄙吝復萌汪汪若千頃波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
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
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
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郭泰曰奉高
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
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

○徵黃瓊將至李固以書逾遺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
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
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
無時也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實

盛名之
下其實
難副
杖策驅
驢負笈
從師
王不正
服常人
何別

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固郃之子也少好學郃爲司徒固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

○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正

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

○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

○王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善人在患飢不及餐無詣理訴究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

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之事乃得釋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張綱爲太

獨埋車

輪

單車詣

壘賊乃

歸降

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歸降

○冀州刺史蘇章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

冀州刺
史按事

崔寔政
論 帝桓

茲臧乃爲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
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
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涿郡崔寔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天下所以不治
者常由人主昇平日久俗漸廢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
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
誨厭僞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
守祿或疎遠之臣言而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
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
玩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

干戚之
舞足以
解平城
之圍
德教者
興平之
梁肉

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
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俗人拘文牽
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
事哉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
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
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
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
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能
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
秦之緒于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蓋爲國有似治身

特設一
榻去則
懸之

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
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刑罰
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
轡馬駘其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韃鞬以救
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山陽仲長統歎曰凡爲人主
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閔韋著李曇皆不至穉豫章人
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陳
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旣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
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

負笈赴
吊炙鷄
漬縣
弟兄相
願代命
後宮千
數其可
減乎

守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
吊常豫炙一鷄以酒漬縣一兩暴乾裹之到家隧外以
水漬縣白茅藉飯以鷄置前醊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
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
寢嘗俱詣郡夜遇盜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
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
乞自受戮盜兩釋焉閔汝南人苦身修節以耕學爲業
著京兆人隱居講授曇潁川人繼母酷烈曇奉之謹帝
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干祿求進所以行
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

徐穉往
吊黃瓊
仙侶同
舟
荷甌墮
地

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邗鄉侯黃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至是往吊進酌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陳留茅容追及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答更問稼穡穉乃答之泰原郭泰曰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李膺與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容獨危坐泰異之因請寓宿

天子不
得臣諸
侯不得
友
枳棘非
鸞鳳所
集百里
非大賢
之路

且日容殺鷄食母餘半度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鉅鹿孟敏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泰問之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泰舉有道不就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考城令王奐署仇香主簿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曰枳棘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奉資香入太學與符

融比字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使人遊談其中耶泰起拜床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

○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上言臣前薦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勝位爲大夫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

西州豪傑皇甫規自同寒蟬

罪人也

赦黨人

○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尙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今臺閣近臣尙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尙書張陵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

願埋首陽山側不謝霍諝

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
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遂赦黨人二百餘人皆
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
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崩於雲臺宦者
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
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
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
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禱椒自隨謂妻子曰若
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旣議坐者瞻望中

李咸搗
椒自隨

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
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
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
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
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章德虐
害恭懷安思家犯惡逾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
降之文今長樂尊號在身親嘗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
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以太后爲母從之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
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

趙苞不顧私恩

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卽時進戰其母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

中常侍

○中常侍呂强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强固辭不受因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

呂强上

疏

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罔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訶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羣邪咀嚼致邕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爲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段熲武勇冠世

中署導行費

勲烈獨昭一身旣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弭矣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好爲私稽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呂强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尙方斂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

帝獻

揮鋤不

顧

乃先盜

牛者

○管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王烈器業過人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之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善心將生矣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惟之以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

孫翊妻

徐氏

○丹陽督媽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給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其圖覽晦日設祭徐哭盡哀畢

蜀漢昭烈

趙咨使

魏

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徐氏縷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
○吳遣中大夫趙咨入謝于魏魏主不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天下雄也屈身於陛下畧也不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魏求珍
物於吳
○魏主丕遣使求大貝明珠象犀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鷄於吳吳羣臣曰荆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后家不
得輔政
○魏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

諫以嬪
爲后
○魏主丕將立郭貴嬪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立元妃必取世家令淑以統六宮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若因愛登后使賤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不從

甄黃合後主
葬幼女
○魏主叡幼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諡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爲列侯置後襲爵欲自送葬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朞月而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况欲自往視陵親臨祖載乎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后崩陛下

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赤子而送葬哉皆不聽

○獻欲平北芒作臺觀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國楚靈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陛下當以堯舜殷周爲法桀紂秦楚爲戒阜又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杖而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獻愈嚴憚之

楊阜諫
作臺問
宮人數

涌石負

圖

魏元帝

王祥不
拜司馬
晉王

○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字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鉅鹿張琇曰神以知來不追已往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

○晉公昭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共詣晉王顓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壻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顓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綱目集要
卷之三

綱目集要卷之三

西晉
武帝
杜預考
課法

○河南尹杜預奏古者黜陟議擬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記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取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

綱目集要
卷之三

者當委監司彈之事竟不行

晉武帝
居喪

○太后王氏殂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服情所不忍也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東晉
元帝

意謂世
間男子
皆然

○漢后羊氏即惠帝后也曜嘗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亾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為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底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

魚相忘
於江湖

○劉隗雖在外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王敦遺隗書言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怒

周顛申
救王導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率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

近出臣族

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也以爲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顓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爲不能殺汝耶王導勸彬起

謝彬曰脚痛不能拜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顓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帝親任中書令溫嶠王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欲結好會丹楊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問誰可者嶠薦鳳鳳亦推嶠嶠僞辭敦遂表用之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問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

溫嶠防
帝明
諧

綱目集要 卷之三

郭璞知壽

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王敦將舉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嶠又問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
○詔故譙王丞戴淵周顛及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差周札故吏為札訟冤尚書卞壺議以為札開門延寇

郗鑒論賞

不當贈諡王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臬夷臣謂宜與周戴同列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猝用導議
○陶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

陶侃事

綱目集要 卷之三

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
擄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
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
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
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
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
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
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皆令籍而掌之人
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
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

此類也

○尚書召樂謨爲郡中正庾怡爲廷尉評謨廣之子怡
珉族子也各稱父命不就卞壺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
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若父各私其子則
王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
况後嗣哉謨怡不得已就職

節
三卞死帝成

○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及蘇峻戰于西陵大敗
峻攻青溪柵壺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
盡壺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眡眡隨
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

恨乎丹楊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瞻侃之子也

劉超鍾雅事

○蘇峻遷帝石頭時天大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以倉屋爲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華恒丁潭等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啓帝授孝經論語

蘇武節似不如是

○諸軍攻石頭大破其兵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

祖逖家胡奴

之在雍丘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仕趙爲左衛將軍及約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亾復歸江南

大丈夫行事確落如日月皎然

○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帝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竝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確確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

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修好焚

○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幣

○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

梅陶嘗

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奉送所假節麾幢

曰陶公

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八州刺史印傳檠戟軍資器仗

機神明

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

鑑似魏

司馬王愆期與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

武忠順

娒正坐諸君薨諡曰桓

勤勞似

○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爲記室叅軍浩與褚裒杜乂皆

孔明

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

褚季野

桓彝常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藏否而內

皮裡春

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秋

○司徒王導辟王濛王述爲掾屬濛不脩少廉以清約

不答山

見稱與沛國劉惔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東米價

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爲首

述性沈靜每坐客辨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

尙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旣見惟問在東米

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

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元規塵
汚人

○庾亮與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
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
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愚其
主哉人主春秋既盛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
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大茲不掃何以見先帝
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王導鑒不聽或勸導密為之備
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
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導內不能平嘗遇西
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顏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

伐國不
問仁人

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理無偏敬降
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
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
德乎郭璞嘗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
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
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自有性
命無勞
著龜

帝穆

散施親
故一日
都盡

○會稽王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以劉惔王濛韓伯為
談客郗超謝萬為掾屬超鑒之孫也少卓犖不羈父愔
簡默冲退而嗇於財積錢至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
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萬安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

蔡謨辭
司徒

○以蔡謨為司徒謨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為後代所
哂義不敢拜也

蔡司徒
三年不
就職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於是帝臨軒遣侍中黃門
徵之謨陳疾篤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時帝方八歲甚
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謨
自到廷尉待罪詔免謨為庶人

咄咄書
空竟達
空函

○殷浩與桓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
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
掾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向為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
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

捫虱而
談當世
之務

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由是遂絕
○北海王猛少好學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
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
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

遷官為
媿

○燕以慕容恪為太宰專錄朝政太師慕容廆伏誅時
新遭大喪誅夷狼藉內外恟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
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
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恪雖綜大任而朝
廷之禮兢兢嚴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虛心待士諮
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

隨宜他敘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
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耶朝廷初聞儁卒皆以為中原
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東山携
妓
掩鼻曰
恐不免
耳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
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
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
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
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
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
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桓溫請為征西

司馬

哀
帝
髯參軍
短主簿

○桓溫以郝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
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溫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
之超亦深自結納與謝玄皆為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
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
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曰非也
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為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
我定不及也

受職不
為虛讓

奕帝

改作父

箋

○初郝愔在北部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
愔居之愔遺溫牋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
超為溫叅軍取視毀之更作愔牋自陳非將帥才加以
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並領已所統溫大喜即以愔為
會稽內史而自領徐兗

梁琛不
言東事

○燕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問晷東
方之事晷知燕將亾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
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
服備禮洒掃宮廷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不敢聞
命尚書郎辛勁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

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謂不可琛曰桓溫闕我王畧
燕危秦孤是以秦主恤患結好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
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
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爪
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
事權行其禮簡畧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為設行宮百
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奕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
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
相見退無私面今使即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琛東
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

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况它國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乃不果拜

孫盛直筆

○桓溫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旣頻加之疫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也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

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

福德在燕

○王猛克壺關燕人大震申胤歎曰鄴必亾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賞丁公而誅季布

○王猛表留梁琛爲主簿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

簡文

流芳百

世

孝武

倒執手

板

入幕之

賓

○大司馬溫恃其才畧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炅能知人貴賤溫問之炅曰明公勲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

○桓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時都下洶洶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具草輒改

豈令從嫂臨朝

○初桓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弟江州刺史冲問安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也

○謝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

○謝安好聲律葺功之憐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

莽功之
慘不廢
絲竹

清河侯
王猛

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秦丞相清河侯王猛率猛寢疾秦王堅親爲祈郊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疾少廖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關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欸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

天下幸甚堅比歛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

○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

○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不爾卽焚之超卒愔果

呈一箱
書大怒

不哭

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圍碁賭
聖

○秦王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苻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謝玄為前鋒都督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聖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

過戶折
展齒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碁攝書寘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展齒之折

帝安

益人神

○魏主珪置五經博士增太學生員合三千人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

智

龍行虎

○桓玄妻劉氏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

步

一擲百

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无擔石之儲携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

萬

成

益智粽

○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盧循為廣州循遣使貢獻因遣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

爲后斬
衰

○燕主熙爲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北門與穀同價
苻氏嘗季夏思凍魚熙下有司不得斬之至是苻氏卒
熙哭之絕而復蘇斬衰食粥命百官哭無淚者罪之又
以其嫂張氏爲殉

兵貴神
速

○秦王興遣使謂劉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
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
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尤
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
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
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途設

舟移風
止

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聞何無忌
敗死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
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卽命登舟舟移而風止

取相於
昔人待
將於將
來

○秦王興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屢受詔而未得
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
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
安得遠誣四海乎

○寧州獻琥珀枕於劉裕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以
賜北征將士劉穆之領軍入居東府摠攝內外內總朝

碎琥珀
枕賜北
征壯士
劉穆之
摠攝內
外

宋武帝
魏明元帝

籬隔門
庭

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求訴谷稟盈階滿室
穆之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又喜賓
客談笑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
必方丈未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瞻生多闕
自叨忝以來朝夕所須微爲過豐然此外一毫不以負
公

○宋謝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權遇已重
賓客輻湊瞻驚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
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
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

禁入筒
細布

宋主義符
魏太武帝

女子化
爲男

見此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戲
笑以絕其言

○宋高祖疾甚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
相母后不煩臨朝高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
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嶺南嘗獻入筒細布
一端八丈惡其精麗勞人卽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
並制嶺南禁作此布

○燕有女子化爲男燕主以問羣臣傅權對曰西漢之
末雌雞化雄猶有王莽之禍况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
之兆也

宋文帝

宋謝弘
微

○謝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焉初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惟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布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亾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

殷獻好擣蒲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

見耕具
有慚色

○宋主謁京陵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晉徵士陶潛卒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

陶淵明

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賦
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徵著作郎不就妻翟
氏亦與同志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
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
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日食修
德月食
修刑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尙書令
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曰今茲己巳三陰
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
不利於上浩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今出兵討罪以修刑也比年以來月行掩昴其占三年

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
疑淵辯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
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
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
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
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

銅鋌占
天文
○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
善占天文常寘銅鋌醉器中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作
字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
進疏食魏主必爲之舉筋或立嘗而還嘗指浩以示高

車渠帥曰此人尪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胷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

○宋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

登聞鼓

○魏關左懸登聞鼓以達寃人

○魏崔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並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高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

唱籌量沙

辨五星
聚東井

聚東井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嘆服

古弼忠直

○魏太子晃始總百揆以侍中古弼輔之弼常以上谷園圍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弼具以狀聞魏主可之弼曰

綱目集要 卷之三

標姓名
於田首

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諸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是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而為之芸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畧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筆公諫
表

○魏主畋于河西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

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使識飢
苦

○宋主餞義季于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盱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願乘長
風破萬
里浪

○初林邑寇盜不絕宋主遣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擊林邑破之

綱目集要 卷之三

師子克
林色

○宋檀和之等拔區粟斬其將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以儉荒
遇之

○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杜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儉荒遇之雖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宋

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儉荒賜隔况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乎宋主默然

崔浩高
允撰國
史

○魏主使崔浩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亦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氏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

魏文成帝
真隱傳

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並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崔覽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摠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

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勾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宋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旣而詔書敦諭數四果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之

○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並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

積帶寶
筒着衣

悉禁絕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爲三年之喪天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筒日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積帶寶筒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細作始並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恠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尙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

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宋孝武帝
魏文成帝

羸牛笨
車

○宋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薄卽屏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常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尙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魏高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爲

草屋數
間布被

縵袍厨
中鹽菜
而已

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魏主卽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縵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粟拜其子悅爲太守帝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

墨敕開
門

○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燧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宋主曰卿欲效邳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耳

不知其

○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慶之日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一夕徙居婁湖以宅輪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

爲三公

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短長肥
瘦皆有
稱目

○宋主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僮僕射劉秀之爲老慳顏師伯爲齷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媒

劉德願

○宋以劉德願爲豫州刺史宋主數與羣臣至殿貴妃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擗踊號慟涕泗交流宋主甚悅故有是命

○宋主爲人機警勇決記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孝武始作清

田舍翁
得此已
過

宋明帝
魏孝文帝

賣兒貼
婦錢
皇帝飛
碁臣不
能斷

暑殿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
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
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顥因盛稱高
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

○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
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侍郎虞
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
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宋主碁品甚拙每與第一品
王抗對奕抗給曰皇帝飛碁臣不能斷宋主終不悟好
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

孔乘 宋主昱

門房之
誅

齊武帝

夢半身
熱

○魏以孔乘為崇聖大夫孔子二十八世孫也
○魏詔曰下民凶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
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
於是始罷門房之誅

○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守妻尚氏夢
一手熱為雍州夢一胛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
無限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齊主聞而惡之

○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初王弘與兄弟集會
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
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碁既

作虎子
蠟鳳皇

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樹花同
發拂簾
落溷

○齊竟陵王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爲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

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甚可惜也宜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蕭衍好籌畧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子良啓以范雲爲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齊主嘆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

高麗使
邸

○高麗王璉入貢于魏亦入貢于齊時高麗方彊魏置諸國使邸齊第一高麗次之

○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無專經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晉宋故事無不諳憶當朝理事斷決如流博議引證無能異者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應接無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解散髻
斜插簪

七廟子孫

王者不
私人以
官

○魏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總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
○魏主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祐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西陵戍主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

牛埭稅

倍多常歲牛埭稅格日可增倍乞爲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事下會稽行事顧憲之議以爲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百方侵苦爲公賈怨蓋微歛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卽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誠宜深察

平頭憲
諡

○齊南昌公王儉卒禮官欲諡爲文獻王晏與儉不平啓齊主曰此諡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乃諡文憲

移牀遠
客

○齊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容表有士風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敷謝淪可自詣之僧真詣敷登榻坐定敷告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魏孝文
哀麻終
喪

○魏太后馮氏殂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爲之一進粥於是王公表請時定兆域旣葬公除詔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太

尉丕等進曰臣等老朽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願抑至情奉行舊典魏主曰祖宗情專武畧未脩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乃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日之間言及卽吉得無傷於理乎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卽吉此金冊遺旨也主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袞冕行卽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豈不深可恨邪閭曰杜預論古天子無行

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閭與古合是以臣等敢有請耳魏主曰金冊之旨羣公之請所以然者慮廢政事故爾朕今不敢闕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如預之論蓋亦誣矣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察之魏主曰朕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羣臣又言春秋蒸嘗事難廢闕魏主曰先朝恒以有司行事朕蒙慈訓始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薦饗恐乖冥旨且平時公卿

綱目集要卷之三十三
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何邪李彪曰今雖治安然江南未賓漠北不臣臣等猶懷不虞之慮耳魏主曰魯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紉無嫌而况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不曰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魏主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

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况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慟哭而入羣臣亦哭而出

○齊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臠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嗜也齊主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於清溪故宅用家人禮

悖義將
軍佞濁

○初魏太后寵任宦者苻承祖官至侍中賜以不死之詔太后殂承祖坐賊應死魏主原之削職禁錮除悖義

子

齊昭業

將軍封佞濁子

門望秀

孝

○魏韓顯宗言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何假冒秀孝之名哉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於時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世無奇才不若取以門望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耶但當較其寸長銖重者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

齊明帝

○魏主以久旱不食三日羣臣請見魏主遣舍人問來

憫旱不

食三日

故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洽霑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魏主應之曰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鴈臣

○以北方會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宗師

齊和帝
魏宣武帝

不許羽

林虎賁

○魏以彭城王勰為宗師督察宗室有不率教者以聞○魏太尉咸陽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

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接服庭
樹葉

○齊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接服之偽悶不署名蕭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志僧虔之子也

雛雞四
翼

○先是魏有獻雞雛四翼四足者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為小臣執政之象石顯伏誅之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蔡邕以為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

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鷄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耶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茹皓等伏誅魏主由此愈重光

梁武帝
家利而
恠先國

○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亾之

豫 興而妖

象故太戊中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惟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餓虎將 軍飢鷹 侍中 只可談

○魏元暉盧昶恃寵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官有定價選人謂之市曹
○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

風月

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

黃颯少

○魏僕射郭祚領少師嘗從幸東宮懷黃颯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為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颯少師

師 疏粟少 三事

○梁主嘗與侍中建昌侯沈約各疏粟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梁主聞之怒

枯酒示

○魏以楊津為華州刺史先是官受調絹尺度特長吏緣為姦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其輸物尤善者賜以杯酒劣者亦為受之但無酒以示恥於是輸者競勸更勝於舊

耻

女侍中

○魏尊太妃胡氏爲太后以元叉爲散騎侍郎又妻胡氏爲女侍中

魏孝明帝

太后攝

行祭事

○魏胡太后以魏主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爲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太后祭宗廟故事以對太后大悅從之

追號太

上秦公

○魏司徒胡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諫議大夫張普惠以爲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爲通會胡氏穿墻遇石普惠乃密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

貝丘婦
人感化

皇太后稱令以繫救下蓋取三從之道今尊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救之意比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邀謙光之福太后乃集五品以上博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詰難普惠普惠應機辨析無能屈者太后不從

○房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今日富貴至矣

○魏城陽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以前洛陽令寇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已所引拔故往投之祖仁私謂子弟曰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

魏節閔帝

梁昭明

○梁太子統自加元服梁主使省錄朝政辨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斷獄多所全宥寬和容眾喜慍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不蓄聲樂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闔巷視貧者賑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西向母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削過半及寢疾恐貽梁主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及卒

太子

朝野惋愕諡曰昭明

百口同爨

○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總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至三公一門七太守三十二刺史

魏文帝
東魏孝靜帝

蘇綽能

決疑事

○魏丞相宇文泰用蘇綽為行臺郎中居歲餘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為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

朱出墨入

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間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左丞叅典機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抽刀斬亂絲

○東魏高洋歡之子也內明決而外如不慧衆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琚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僞攻之兄澄等皆怖撓洋獨勒衆與格樂免胄言情猶擒以獻

山中宰相

○梁處士陶弘景卒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梁主早與之游及卽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置紙筆

○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

求言

○梁主爲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木屨阜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衣不曳地非祭祀饗宴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

梁武帝

愛人如

慈父訓

人如嚴

師

梁孝元帝
魏恭帝
齊文宣帝

魏收穢

史

庾季才

天文

○魏尚書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已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宇文泰推心任之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

○魏伐梁初散騎郎庾季才言於梁主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整旆還都

以避其患梁主亦曉天文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周隨公楊忠子堅為小宮伯宇文護欲引以為腹心

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勿往堅乃辭之忠卒堅襲爵

○齊宮婢陸令萱坐其夫駱超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

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

寵於胡太后和士開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

為女侍中諸幸臣皆依附之

○陳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

兩姑陳主伯宗
周武帝
間難齊後主
為婦陳宣帝

女侍中

石龍太

夫人洗

氏

紇懼出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昭
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於建康
市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
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幃安車鼓吹麾節鹵
簿如刺史之儀

黃龍湯

○齊以和士開為尚書令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
或為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
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盡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
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

毀宮室

壯麗者

之宜務從卑朴並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已
上唯聽衣綢繇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
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

襍頭周宣帝

○周主初服常冠其制以阜紗全幅向後襍髮仍裁為
四脚

市稅周靜帝

○周稅入市者人一錢

